

## 《图绘宝鉴》及其续书

——兼记张蓉镜双芙阁旧藏元刊本《图绘宝鉴》

郑炳纯

记录历代画家小传之书，自唐张彦远著《历代名画记》始，收轩辕至唐会昌元年，凡三百七十二人。宋代有郭若虚著《图画见闻志》，起会昌元年至宋熙宁七年，凡三百八十二人；邓椿著《画继》，自熙宁七年至乾道三年，凡二百十九人。其后有《画继补遗》一卷，不知撰者，收乾道以后至理、度间能画者八十余人；陈德辉著《续画继》一卷，再自高宗建炎初迄德祐元年，凡百五十一人。<sup>①</sup>诸书大体接续为编，至元末夏文彦乃综合各书成《图绘宝鉴》，其至正乙巳自序云：“取历代画史，考论其世与夫得失优劣之差，以广未至，而卷帙浩繁，不能徧举，欲辑为一书……间以《宣和画谱》，附之他书，益以南渡、辽、金、国朝人品，刊其丛脞，补其缺略，汇而成编，分为五卷<sup>②</sup>，名曰《图绘宝鉴》。顾所摭虽详，而尚虑遗者不少。益其未备，竭其精诚，俾千载之下，莫逃乎赏鉴，岂无博雅君子与我同志者欤？”第一卷分论六法、三品、三病、六要、六长、制作楷模、古今优劣、粉本、鉴赏装褙书画定式凡九则，次叙历代能画人名，自轩辕迄唐代凡一百九十余入，注云：“其迹罕传，故不详载，见张彦远名画

记”；卷二，收吴（三国）、晋、宋、梁、陈、隋、唐、五代；卷三，宋；卷四，南宋、金；卷五，元、外国；附补遗一卷，收南朝宋至元；共得一千五百余人；刊成于至正五年（公元1366年）。首有杨维桢序云：“自其先公爱闲处士以来，家藏诸书名画为最多，朝披夕览，有得于中，且精绘事，是编之作，足以知其品藻者矣。”其友陶宗仪于《辍耕录》中记曰：“友人吴兴夏文彦，号兰渚生，其家世藏名迹，罕有比者……是故赏鉴品藻，百不失一。因取《名画记》……为本，……其考核诚至，其用心良勤，其论画之三品，盖扩前人所未发。”清潘祖荫于《滂喜斋藏书记》中称其书“与《书史会要》（陶宗仪撰）亦各树一帜者也。”是皆以文彦书有足多者，故颇为后世所推重，自明代以来，论画者多喜征引。今统观全书，各代画人前后错杂，一卷之中，释道帝王宗室闺阁忽先忽后，仅能区隶朝代，不别生卒之年，实杂录前人著作就原文删节而成，卷二以下均未著据何书，盖欲自成一家言而又未暇重为编次，甚不合于著作体例也。既论画三品等，亦剽自《图画见闻志》等书（参看余绍宋著《书画书录解题》），非若宗仪所夸者也。清高士奇于《江村消夏录》卷一“题元何祕监归去来图卷”中，责文彦未收何澄；黄丕烈则以未收著《梅花喜神谱》之宋伯仁为可疑，是皆未明夏氏自序“尚虑遗者不少”，而以求全难之矣。

《宝鉴》一书，虽有如许缺略，要其功在综录元以前各代画家家数源流，予赏鉴家以若干方便，而不可或少者。惟是书元刊本流传未广，明正德间板已模糊，乃有苗增之重刊，同时由韩昂新纂明初至正德间画家为续编一卷，得百十余人，刊于正德己卯（公元1519年），有韩昂自跋，述纂《续编》及刊行之经过云：“宾山吴子仁手录时人能画者十数，谒予告曰：‘锦衣苗公巽斋雅好图画，以元人夏士良《图绘宝鉴》考其收积之真贋，厌其旧本模糊，命麒缮写重刻，及纂当代名士，以继夏氏之编。奈麒因

京闈考士，召书试录所占，望先生代麒汇次，以为续纂。’予一时应之，深愧素无赏鉴，恐负宾山之托，……大抵书之者，略能记其出处姓名；至若有号有字，而不详其出处姓名，如……虽皆清丽出人意表，不敢列于集中。又若朽菴与宾山皆有水墨山水小景，予皆收之，其笔力之佳，由其善书故也。”此跋文意甚明，是续编之纂，发起于苗增，初由吴麒录十余人，后纂成于韩昂之手。惟自康熙间借绿草堂刊八卷本以来，删续编之韩跋，并没韩昂之名，而于前五卷夏氏名下又题“宾山吴麒子仁录”一行，遂滋疑惑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，引滕宵序谓续编为苗增所纂，因启余绍宋“何者为苗氏原编，何者为韩氏补辑”难决之疑。后出诸书又多以吴麒有《图绘宝鉴续纂》并误号宾山为地名，实皆未细察韩昂跋意。自毛大伦增补续编，始入吴麒于第六卷中，显系根据韩跋入录，非别有所本也。清道光间蒋蕴璨编《画史汇传》时又误吴麒为清人。晚近若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（商务版）、《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》（神州国光社版）、《历代中国画学著述录目》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）、《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名号索引》（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）等书，均沿旧误以吴麒为清宾山人，惟《名号索引》一书作松江人，不知何据。

苗增正德间所刻六卷本，流行也未广，天启中有卓尔昌翻刻苗本，改名《画髓玄诠》<sup>③</sup>。崇祯中毛晋又校刊收入《津逮秘书》丛书内，视苗本文字有所是正（清同治十三年真州张氏又刊入《榕园丛书》中）。至康熙壬子（十一年）借绿草堂刊行八卷本，此书乃大流行于世。借绿草堂是冯仙湜旅居北京时的堂名。借绿草堂刊本有用开化纸印的，当是刷印于北京者，颇少见。我见有杭州广仁义学旧藏过的康熙间抄本一部，尚存康熙十年冯仙湜自序，十一年（壬子）自跋及龚鼎孳、王岱二序。（这个抄本前的序跋都是影抄的，保存了借绿草堂初印本的面目。后印本冯氏序跋及龚、王二序均已削去）。此书板于康熙二十年前

后移于杭州刷印，大约在康、雍、乾三朝曾连续刷印出卖。有一种卷一后有广告：“此书不发书坊，凡诸友赐顾可至孩儿巷口北桥东军藏寺巷，问毛衙便是。”这“毛衙”就是增补第六卷的毛大伦家。其时冯仙湜当已死去，书板归了毛家。这一种封面刻“蓝田叔冯沚鉴两先生鉴定。”又一种印稍晚者封面无蓝冯鉴定字样，添刻“借绿草堂藏板”，这个本子内有补板，第七卷中又增入一些清代画家。还有一种封面作“康熙癸亥（二十二）武林传经堂藏板”者。借绿草堂前后所印各本，其实都是一副板子，后印者除第六、七卷续有增补外，还在卷端剗改纂订重刻人姓名。第六卷原作（今据抄本推知）：“后学山阴冯仙湜沚鉴续纂、携李顾铭仲书参阅，”后印本改为“山阴冯仙湜沚鉴鉴阅、武林毛大伦善叔增补。”第七卷原作：“山阴冯仙湜沚鉴续纂、弟冯烜季煊参阅”，后印本改为“山阴冯仙湜沚鉴鉴阅、武林蓝瑛田叔、钱塘谢彬文侯纂辑。”卷八收夏文彦原纂之补遗（删去原有之韩昂续补一叶）、女史（“女史”原题冯仙湜续纂，后印本改为鉴阅）。抄本中的女史部分卷端仍作第七卷，书口作八卷。后印本补遗在女史后。女史收杨妹子至徐翩翩三十一人，后印本增至九十六人，又一本女史第八叶下重一第八叶，收堵霞一人事迹。

为什么借绿草堂后印本第六、七卷将原“续纂”人冯仙湜改为“鉴阅”？是因为毛大伦对第六卷明代画家又有增补。但第七卷清代画家的增补究竟出自谁手，不能因改题“蓝瑛、谢彬纂辑”，便相信确实出自蓝、谢之手，此时（康熙二十年以后）蓝、谢恐已不在世间，以其艺名为时人所重，书坊遂得冒以号召行世，则续补第七卷者当是出诸不知名的俗手，而此时“板权”已由毛家让出，故也不可能出自毛大伦之手。前面提到吴麒是毛大伦在续补第六卷时所增入，今核对抄本第六卷确未收吴麒，而所见借绿草堂一后印本卷六之又二十二叶（即二十二、二十三之间的

一叶)系后补刻者,此叶字体纸张与其他各叶均异,这一叶收王履——钱旭等二十七人,吴麒即在其内。可见吴麒的被收入,亦即是增补第七卷的俗手所为,毛大伦实不能任其咎。

第七卷收清初画家三百十余人,后印本增至四百余人,亦前后失次,无著作体。对浙籍画家多作溢美之词,而名重当时的他省画家,或不收,或收而言之甚简。“补遗”(第八卷)改题“吴兴夏士良纂”,易名为字,又不冠朝代名,若孙氏《贩书偶记》,乃依原题著录,不谱士良即文彦字者,必以士良为清代人也。此本“补遗”脱唐代杨岫之下周助一条;于宋代增寒沟渔人一条,元代增萧鸣和一条(抄本无此条),删去韩昂原“续补”一叶。于前五卷则漏卷二杜韬、赵弘二条;卷三漏刘寀、张武翼、张戩、傅逸、王晟、卢道宁、丁晞颜等七条,而增张择端一条;卷四漏僧玄悟禅师、僧归义、龙门公、隐秀君四条;卷五增司马端明一条。增删条目之外,复增改各条文字,计卷二郑虔、周昉、王维、张璪、荆浩、曹霸、僧贯休、黄筌,卷三董元(源)、李成、郭熙、徐熙、米芾,卷五黄公望、吴镇、倪瓒、王蒙、方方壶诸条,均改削原文,增益事迹。第六卷则于宗室下增潞藩、鲁藩、肃藩三条,惟后印本此三藩号均削去;于周臣条下增陈淳至宋臣;张平山条下增关九思至张秋江;王世昌条下增黄道周等,共增一百零二人(内八人为附见)。其中出自冯仙澍所增者潞、鲁、肃三藩外又七十七人,黄道周以下等二十五人则出自毛大伦或俗贾所增。于边景昭、戴进、沈周、唐寅、文征明诸人加增事迹,改削原文,王世昌条下漏王孟仁一条。所增文字大多为细事,或为韩昂原纂时所有意节去者,所改又间有不合文义处,至于误注为正文,删注音,前后条位倒置,又其次焉。若余绍宋拟以卷七入伪托类,又以蓝瑛之卒尚在明代,以毛氏增补本第六卷为尚未见韩昂《续编》,皆未确之论,实由偏恶此借绿草堂本而发也。盖余氏所见者乃为毛大伦及其以后贾人所纂乱之本,冯仙澍原

纂之初印本尚未得见也。后乾隆间怡堂又翻刻此八卷本<sup>④</sup>。迨一九二九年神州国光社又据八卷本铅印，漏字误字视康熙本又有增加，然也订正一、二处，如卷一封膜下注“误入”二字（按《四库提要》于夏文彦书误收“封膜”，已指出：“尚延旧讹，未能纠正”）。

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印行之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，为姚名达据毛晋《津逮秘书》本而注苗本异文排印者（世界书局本又据以翻印）。商务本误将“续补”次于“续编”之后，以为皆韩一人所续，然“续编”专收明代，“续补”则专收元以前人，续夏氏“补遗”也。姚氏于后记中叹元刻本传世甚少，未能取以校勘。然其时元刻本流传非绝无仅有者，吴氏抱经堂本尚在人间（见《文禄堂访书记》），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有项子京旧藏本，丁氏八千卷楼原藏怡府旧藏本则归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中，叶德辉也有元刻黑口本<sup>⑤</sup>。且一九一四年罗振玉重编《宸翰楼丛书》，已影印此元刻本，日本也有重刻五卷本<sup>⑥</sup>。只以涵芬楼书藏未富，又未能广行搜访，便草率从事矣。

一九五八年中国书店既从长春收得罗振玉旧藏元刻本，又于北京收得双芙阁旧藏元刻本。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，与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著录：“临海洪氏有元刊黑口巾箱本……前有至正乙巳自序及杨维禎序……”合。黄麻纸印三册，惟抄配卷四之二十六七叶及补遗第六叶（罗藏本则细薄白绵纸印）。两本漫漶处互有出入。较之，知双芙阁藏本补遗尾（第六叶后半）多第五、六、七行，将“补遗终”三字移至第八行，原第十行“至正丙午新刊”六字，字体部位与罗藏全同，知为影抄者。多出之三行，不知何人所增，作：

马文璧扶风人、画山水宗（按，下应有待补字，全句未完）。

庄麟字文昭，善墨戏，淮南人。

顾允昌号清涧，广陵人，善道释。

后又附抄“续补”一叶，即正德本韩昂原补之七人，但漏题韩名。内李交列五代下（津逮本列于宋下）；任源，宣和间架阁（津逮本、商务本误为架间）；朱象先条下多注语：“第三卷已载，但云驰名元符间，则恐是二人”；苏晋卿条下多注语：“疑苏焯字也”。虽自明本移录，而又加考焉。卷二尾有墨笔记宋高宗绘艺（按，应记于第三卷首，以二卷尾有空白故）云：“宋高宗天纵多能，书法夔出唐宋帝王上，于万几之暇，时作小笔山水，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，非群庶所可及也。余家藏小景横卷，亲题其上曰‘西湖霁云’四字。又一扇头，其一联题云：‘万木云深隐，远山雨未晴’；其一曰‘子猷访戴’。极有天趣。”此记笔法苍老，字体仿颜真卿，下钤“钱大昕观”（白文长方）、钱氏竹汀（朱文宽边）二印，当即钱氏手识。按大昕此处所记极可珍重，可补寻常画史之失记。又卷二杜霄条上墨笔识“曾见凤舟采莲图。”卷五第八叶顾安字定之下‘人’字上原有墨丁二，此本于其上朱笔补“东淮”二字（按，后刻诸本均作“不知何许人”）。

册首书名为郑簠所题。内有“道光庚寅古歙程恩泽曾观”、“道光辛卯六月八日白下女士方若蘅叔芷氏借读（钤“畹芳”印）及许廷浩名片上记“元鑿之至精者”三题识。此本迭经明清名家鉴藏，图记垒垒，今录其印文，以为多闻之助：叶盛、兴中、菴竹堂；袁褰印，袁氏尚之；卧雪斋、卧雪；吴岫；莽州山人；朱彝尊、竹垞、锡鬯；凤巢藏书；水竹林；钱氏崑学；张金吾印，月霄<sup>①</sup>。若张燮、蓉镜祖孙藏印则钤有：小嫦娥福地张氏收藏，清河伯子，小嫦娥清阁藏书，平生减产为收书，三十年来万卷余，寄语儿孙勤雒诵，莫令弃掷饱蟾鱼。莞友氏识，惟有梅花是知己，对看明月认前身，五河，青松白玉，家住七十二峰间，蓉镜，张伯元别字芙川，蓉镜私印，蓉镜珍藏，蓉镜过眼，蓉镜心赏，琴川望族，玉堂而上，先民有作，宝饌，玉衡，黄绢幼

妇。蓉镜妇姚晚真则钤有下列各印：芙初女史姚晚真印，佛乘仙馆，礼莲室，心莲室。<sup>⑧</sup>书函题签作“士礼居黄氏散逸，芙川珍藏。”此颇难索解，书内并无黄氏题跋及藏印。查缪荃孙辑刻之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五记《图绘宝鉴》为：“壬戌（嘉庆七年）仲秋，海宁陈简庄君持此本示余，云是吴君兔床所储，属余题识。”固是一板而非此书也。意尧圃每以副本让人，且设肆于苏州观前街，不加藏印题记之本必夥，芙川如此题，重其所自来也。

《宝鉴》一书，既负盛名于时，诸家续书遂欲附“骥”以行，然翻刻增补者，均未能无误，不可谓非憾事。若日本重刻本之有增补八人，刘云龙之有《图绘宝鉴续订》<sup>⑨</sup>，方仕之有《续图绘宝鉴》<sup>⑩</sup>，均未得见，更不知所补何人，与如何续订？若《四库全书》所据本，第六卷所收人数与各本不符；同治中番禺李光廷有钞本五卷<sup>⑪</sup>，虽未见，歧异当不多也。自《画史汇传》以后诸“类书”虽多分条纳入《宝鉴》文字，其功用与原书自不相同。如汇各本而校之，核其体例，补其缺略，使夏还夏，韩还韩，冯归冯，毛归毛，诸家续书各为正其名，又岂止夏文彦一人之同志哉！

#### 注：

① 《画继补遗》、《续画记》二书，宋元二志俱失败，今据陶宗仪《辍耕录》卷十八序画一则引，则此二书宗仪必曾见之，至明代已亡佚不传。唯《明书经籍志·拾补》内收《续画记》一卷，注“阙”，当即陈德辉书。又元初汤垕著《画鉴》一卷，虽偏重论画，亦多具史事。四库存目又有不著撰人《画纪补遗》二卷《元画纪》一卷。《浙江采集遗书目录》著录明嘉兴吴景长著《画记补遗》二卷，收宋代画家九十五人，附元代画家。疑四库存目者即吴景长所著书而佚其姓名。

② 夏文彦著《图绘宝鉴》五卷附补遗，各家著录无异说，惟明徐勣《红雨楼书目》收作四卷，清毛奇龄《书〈图绘宝鉴〉后》（见《西河文

集·书后类》)亦作四卷。毛文意在摘王世贞为陶宗仪作传将《宝鉴》属之陶氏之谬。徐、毛二人持“四卷”之说者，盖舍卷一（因全卷摘自张彦远名画记）与补遗而言，并非别有一种四卷本的版本存在。

③ 见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。

④ 此“怡堂”刊本流传尚多，《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曾著录。但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误为“年怡堂”刻。

⑤ 见《郇园读书志》，云所藏之本不模糊，且援黄丕烈“佞宋”例而欲“佞元”。今《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》著录明洪武刻本，注：“有叶德辉题记。”疑即元刊明印本，或者脱去“至正丙午新刊”这一行，遂属之洪武刊。

⑥ 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卷七著录：“补遗附于五卷之后，补遗之后又有续补一叶凡七人，续补之后又有增补一叶凡八人。”疑此日本重刊本亦是据元刻本翻刻，观其未刻韩昂《续编》一卷可知。

⑦ 张金吾的两个印章不见佳，又以其与蓉镜同邑同时人，可疑。查傅增湘《双鉴楼藏书续记》卷下收张芙川影宋写本《北山小集》，并录张金吾手跋曰：“芙川此本又从金吾藏本传录者”。知二张有通假互抄之谊。傅藏《北山小集》也钤有金吾印记。又详录芙川祖孙夫妇所钤藏印五十余颗，惟均以张芙川藏印领之。又有方若衡叔芷女士跋并若衡数印，但以“心莲室”印夹于若衡各印之间，不知亦有实据否？（按，若衡父方维甸有室名曰“心兰室”）。

⑧ 见注⑦

⑨ 缪荃孙《云自在龕随笔》（1958年商务版）卷二，记徐文长别号条引此本。

⑩ 雍正《浙江通志》经籍七著录：“《续图绘宝鉴》方仕著，字梅崖。”据鄞县志，知为鄞县人。

⑪ 福建师范学院藏《反约编》丛书收此本。